

最後勝利

周毓英著

最 後 勝 利

周 毓 英 著

上 海 樂 羣 書 店

1 9 3 0

一九三〇年三月出版

精裝每冊實價一元

平裝每冊實價八角

最 後 勝 利

第 一 卷

校 後

友人們不論在晤面或在背後，總說我的生活安定了。我自然無力抵抗好友們的定論。但我自從黃牛般的爬入磨盤之下後，便只有整日整日的拖着磨盤轉，過着資產制度下勞働者份內的生活，一天到晚工作(!)工作(!!)工作(!!!)。除工作以外，所謂生活的調劑是不必說的。

爲了這“生活的安定”的關係，打了兩年腹稿的“最後勝利”，寫了一年的“最後勝利”，至今只寫出了三分之一的第一卷。工作之餘要讀書，讀書之餘才輪到寫“最後勝利”，竟能於這一年中寫完了第一卷，這在我自己真是感到萬分的快慰了。雖不如流行作家的五日一小冊十日一大冊的加工趕製

來得快，但在磨盤之下得了這大的產物，也會使流行作家眨眨眼的吧。

本來稿子只作成三分之一便把來發表，很使我疑懼。終因世情的變遷太速，風雲太多，生活隨時有動搖的可能，而工作(!)工作(!!)工作(!!!)却又更加緊迫。眼看去，這“最後勝利”的完工，不知在何年何月。或則內心一時發動了焚燒，改變了處境，此身不知藏跡何地，更莫說“最後勝利”的竣工了——再四思維，只能於寫到第十二章略略告一結束的地方先行出一單本。

*

因平時反對以戀愛為主體的普羅文學，這次寫“最後勝利”，外間乃以“真正普羅作品”相加，這真使我萬分惶悚，萬分羞愧！因了這過分的吹噓，倒使我更惶懼着發表這三分之一的半部頭作品了。在這裏，我只能盡力在最近年內寫出第二卷及第三卷，以滿足熱心期望我的人們！

1980,3,4;上海。

第 一 章

“這裏住了一夜再說吧。”在一家旅館門口的
塔沿石上，凌克西放下小皮包，右手批着鬆蓬的短
髮向後撂。

“好吧，我原也走不動了！”莉蕾微弱的聲音說
了後，俯下腰捶腿，髮辮由肩頭上垂到胸前來，她
捻着望腦後一丟，髮辮又貼服在背上。

旅館裏的招待員在內廳遙遠處見了，趕着跑
出來迎接。笑嘻嘻的搶上來提了皮包向大門內走，

- 壁回頭招呼。

“女士和先生！請進來！”

招待員柔和的聲音非常親敬，向來一彎到地的鞠躬禮，雖然因手裏提着皮包打了個折扣，但那個光亮的禿頭却仍垂到胸前。

莉蕾這是生平第一次進旅館，像受着什麼拘束般的。

招待員訊明了他們要留夜的來意，打着競走般的快步奔到賬房裏去查空房間。

“樓上的房間清爽點，——先生！請上樓吧！”

招待員去賬房裏查了四五分鐘跑出來，比克西的知心朋友還懂克西的性情般說着話，搶前引克西和莉蕾上樓梯。小皮包剩在樓梯腳邊，沒有人去提，招待員已跨上八九級樓梯了，莉蕾看着便要伸手去提，手才伸下去，克西拐着肘子觸她的腰部，叫她不要提，莉蕾還不懂，拉了拉克西的衣角，低聲說：

“放在樓下不要緊嗎？”

克西笑了一笑沒有回答，用力把她一拖才拖

上樓梯。走上樓梯轉灣的地方克西看招待員相離有五六步路，才輕聲的告訴莉蕾：

“東西進了旅館還怕遺失嗎？等一回看好房間自有茶房會送上來的。”

莉蕾還不懂這是什麼道理，祇得勉強點了一點頭。

上了樓跟着招待員轉了幾個灣，達到旅館前門臨街的騎樓上，沿着騎樓列有十幾個雙扉小門，招待員從袋裏掏出一大串鑰匙，選定一個鑰匙把向東數去的第三間房的門開了。先讓克西和莉蕾進去，克西四壁才望了一週，旅館的招待員怕克西挑剔，趕緊把這房間的優點數說了一篇。莉蕾嫌臨街的房間太鬧，招待員說這條偏僻的街很少車馬來往並不鬧，再把房門關起，更是幽靜非凡。禮拜堂裏的牧師一般固執的旅館招待員，反復數說着這房間的優點，那種殷勤的態度，克西倒弄得盛情不可却了，但最後談到房金一層，四元錢一天的房金嚇得莉蕾伸着舌頭則是搖手。克西回拗不過，只

得叫招待員另選一間。招待員覺得他們不是什麼闊氣的客人，領回樓梯通道那邊，開了一個房間讓他們自己進去看，招待員握着鑰匙立在房門口也不進去也不說話，等他們自己決定。房金要一元半，莉蕾意思還要換次一等的，但克西作主住下了。

辦完了住旅館的手續，茶房送了皮包進來，莉蕾趕着去仔細的看，深恐給茶房掉換了般的。克西笑着招呼茶房把皮包放在右首床下，笑問莉蕾說：

“你看皮包鎖着嗎？”

莉蕾俯下去摔了一下皮包闔口處的鎖鍵，鎖鍵沒有跟着她的手開開來，心裏落下塊石頭般回答克西：

“鎖着的！”

茶房聽了，抿着嘴不敢笑出來，放好了皮包退出去端臉水和茶去了。

不久茶和臉水都送來了，茶房沒有說請洗手請用茶的話，機械地把茶壺放在桌上，盛着水的瓷

盆放在鏡台上，神色凜然的看一下克西和莉蕾，退出去的時候順手把門帶上。

克西立起來脫馬褂，讓莉蕾先洗臉，莉蕾坐着搖頭說不要洗。克西把馬褂掛在衣架上，走到鏡台前絞了把毛巾給莉蕾：

“綾給你抹一下吧。”

洗好臉，喝了幾口茶才坐下來休息，電燈也亮了。克西探出錶來看，時候已經六點半了。茶房推門進來說開晚飯的時候了，問開飯不開。

“我很疲倦，不想吃飯呢。”莉蕾斜靠在椅子背上，側轉頭來看克西。

“一天趕路沒有吃東西，再不吃一點，看餓壞了人。”克西說了便招呼茶房開了兩客便飯。

莉蕾驟然離了家，愁眉不展的端着飯碗，又想吃不不想吃般的喝了幾匙湯，後來又把碗裏的飯退去一大半，克西看她還在把飯退回飯籠裏去，便勸說：

“勉強吃半碗吧，多澆點湯送飯。明天一早要

上車，買不到東西吃呢。”

莉蕾勉強地帶抽帶噎硬吞了半碗，放下碗筷坐到床上去了。

克西吃完飯，茶房把碗筷也收去了。克西倒了兩杯茶，端一杯送給莉蕾，莉蕾接了仍舊放回桌上。

“離開家，很不慣吧？”克西端起茶杯正想占上嘴唇喝，先停着杯問。

“呃！”

莉蕾抽咽着答不出聲音來，在桌傍一張靠背椅上坐下。

“我們要把身心煉成鐵石般，不要去想那溫軟軟的家庭！那溫軟軟的家庭，正是我們的鑛梏啊！”克西中途把手裏的茶杯放下，注視着莉蕾說。

“唉！……在家裏日夜恐懼着，到這裏還是覺得恐懼，自己也不明白是什麼原因。在家裏從見你以後，常常想你是好的，但今天想着母親和弟妹心裏也難過呢。就是父親也覺得是可愛的了！”莉蕾

很遲緩的說着，背過臉去揩眼睛。

“……”

克西一時想不起適當的話，看看面前的一杯茶，發洩怒氣般抓在手裏一口氣喝乾了，放下茶杯，再伸手提茶壺忽又憶着什麼般手縮了回來。

“唔！喔！”克西驚駭着喊了出來。接着說：“想家也不要緊，才離開溫軟軟的家庭，又是從來不曾出過門的貴家小姐，那有不想家的道理。但不必想的時候還想，那就自尋煩惱了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今天才吃了一點苦呢，克服着些！怨苦嘆息是要不得的！”

莉蕾喝了口茶，聽了克西的話便也奮興起來說：

“怨什麼苦，預備受苦才跟你出來。無論如何，總比潘家去坐活牢好得多，此去說不上飛黃騰達，但這個身體總自由了！總自由了啊！”

“那末剛才為什麼愁眉不展的想家呢？”

“往常跟母親出門，三里五里的路程便坐轎坐

船，從沒有今天這樣走過一天路，腳骨像走斷了般的痛楚呢。跟着母親時，到什麼地方都沒人敢哼一眼，今天呢，一路都給人家輕薄相。想着，什麼不難過？”莉蕾說着，捶她走酸痛了的腿。

“難過！想到將來沒有飯吃才更難過呢！”

克西笑，莉蕾也笑了。

“八點鐘了，早點睡吧，明天天還黑便要起身趕四點十分的早班快車呢。到了上海就萬事放心了。”克西看了看錶，把話頭轉了方向。

“是的，我家裏說不定會發覺了叫人四處找尋，尋到這裏來呢。過了明天早晨上火車這一關，才放心得下！——今天早晨我對母親說我到姑母家去的，但願母親不叫人到姑母家去同我就好。不過我告訴母親說太晚了就不回家的。”

莉蕾說着話把兩張床都鋪好了，逕自選了一張床爬上去，和衣蓋了被睡着。睡了又伸出頭重行招呼克西：

“明天誰先醒來便喚誰，早快車落了班是很不

方便的！”

克西看着她睡下去，立在她床前踟躕了一下，像有話要說，想了半天又無從說起，悵悵然解了衣服回自己床上去睡。

* * *

窗櫺上才放出濛濛的白光，克西便一翻身坐了起來。聽一下，旅館裏靜悄悄的沒有一絲聲音，茶房也都沒有起身。伸手入衣袋裏摸出錶來看，時候還三點鐘不到呢。想再睡，又怕睡熟了誤時刻，便盤膝坐着調息凝神。但盤膝坐着也沒有用處，往時盤坐凝神煉鎮靜的功夫，一坐下就很安寧了，但今天坐着雖然凝着神，却給莉蕾的鼾聲擾亂着，默數了二百多次呼吸也還定不下神來。聽那微弱而調勻的呼吸，知道她還沒有醒，輕腳輕手爬下床，走到莉蕾床前，偷偷地拉開白洋布蚊帳，大半床被頭拖在床沿下，手臂和胸部都露着，克西不去驚醒她，抿着想笑又不敢笑的嘴唇，輕輕按了按她胸前鬆鬆地彈出的乳峰。克西的心房又和昨夜臨睡

時一樣的震跳起來，馬上覺得這種行動是快到墮落的程度了，他想克服的話這時正應該克服自己了！

克西幽腳幽手穿好了衣服，打開皮包，把牙粉牙刷和梳子等類的東西都取出來列在鏡台上，立在房門外面喚茶房打臉水，喚了四五分鐘，一個打了地鋪睡在樓梯口的茶房才伸了個懶腰爬起來，一壁打呵欠一壁跑過來。克西把趕坐四點十分的早班快車的話告訴了茶房，茶房答應着去打臉水泡茶。克西洗好臉，坐着探出小刀來削鉛筆，削好鉛筆，開鋼錢的發條，啦啦啦啦旋發條的聲音却把莉蕾驚醒了。

“你什麼時候起來的，起得這樣早！”莉蕾開了蚊帳門探着頭問。

“我三點多鐘起來的，現在快三鐘半了。”克西把錢開好了塞在袋裏。

“你先起來了，什麼不喚我？”莉蕾推去被頭一脚跨下床來，立在床前把外衣穿好，說着話，走到

鏡台前去。

“剛才看你睡得很甜，時候還早，所以沒叫醒你。預備開好了鑊便叫，却是你不等我叫倒先醒了。”

克西又喚茶房打臉水，荷蕾立在鏡台前解髮辮。

“到上海第一件事是剪掉這握金絲髮，每天起身累贅贅的梳洗牠，那有這多閒工夫呢。辮也纏得可以，隔一天不洗就發出一股油垢的臭氣。腦後拖一條豚尾，也不見得如何美觀！——老早就想剪牠，在鄉下總沒有機會，老頭兒們一聽到女人剪髮便搖起白髮頭來亂罵。要不是，我早就剪了吧！”

荷蕾一壁解髮辮，一壁嘮嘮叨叨地數說，牠深恐克西厭惡她的髮辮，不等克西提議，便自己先主張着剪。

“家鄉的封建舊習迷人太深了，一時是不容易改過來的。在上海，年青女子們倒要剪髮才時行呢！”